

寶旗玉笛

寶旗玉笛

[台灣] 曹若冰 著



下冊

海峽文藝出版

旗 玉 笛

(下)

〔台湾〕曹若冰 著

(闽)新登字 05 号

宝 旗 玉 笛

(下)

〔台湾〕曹若冰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27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15.375 印张 323 千字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 7—80534—400—0/I·355

(上中下)定价:17.50 元

内 容 提 要

江湖上危机四起，道消魔长，众多成名多年的武林一流好手，一夜之间横尸当路。谁有如此深不可测的武功，手段又如此残忍？江湖上对此众说纷纭，人人自危。有人认为这些惨案均系江湖上新出道不久的“神州三杰”所为。

“神州三杰”三弟欧阳昭乃前世高人“武林三绝”的传人。欧阳昭在为父雪耻，清理师门，追寻恋人的途中，无意间成了五旗盟的盟主。不久五旗盟又惨遭江湖上一神秘帮会一统教的血洗，伤亡殆尽。一统教是怎样一个组织，它与以往的武林血案有何联系？欧阳昭为澄清事实真相率领众多江湖豪杰，以易容等手段乔装混入一统教总舵，几经波折，终于认清了一统教的真面目，了解到这一神秘帮会的帮主就是自己的师兄宋士龙，以往江湖上一系列血案的真正凶手。

欧阳昭联合江湖各大门派，粉碎了一统教妄图称霸武林的阴谋。欧阳昭凭着旗笛双绝和骄阳神功，挫败为害江湖的败类，重振了五旗盟。

目 录

第 一 章	性的激发.....	1
第 二 章	身手小试	35
第 三 章	天山四剑	51
第 四 章	神州三杰	89
第 五 章	天心庄外.....	124
第 六 章	闷葫芦儿.....	156
第 七 章	语锋如剑.....	190
第 八 章	力挫八索.....	222
第 九 章	仇恨生死.....	257
第 十 章	绛衣少女.....	287
第十一章	投鼠忌器.....	319
第十二章	宿疾突发.....	352
第十三章	少林高僧.....	384
第十四章	力战五剑.....	415
第十五章	再次声明.....	449
第十六章	两个半人.....	481
第十七章	三绝令符.....	512
第十八章	天罡剑阵.....	545
第十九章	奇峰突起.....	579

第二十章	敌友难分.....	618
第二十一章	约法三章.....	657
第二十二章	雷音神尼.....	695
第二十三章	君山夜变.....	716
第二十四章	神秘天罡.....	735
第二十五章	天大赌注.....	774
第二十六章	蟠龙神剑.....	814
第二十七章	曙光乍现.....	852
第二十八章	湖上风云.....	890
第二十九章	武林十害.....	930
第三十章	节外生枝.....	971
第三十一章	恩连怨结	1010
第三十二章	瓣番小筑	1048
第三十三章	昧火百炼	1087
第三十四章	香消玉殒	1126
第三十五章	玉笛易手	1164
第三十六章	故剑情深	1203
第三十七章	魔家双姝	1241
第三十八章	人怪功绝	1279
第三十九章	长白四怪	1320
第四十章	声东击西	1358
第四十一章	火窟疑云	1396

第三十章 节外生枝

千手嫦娥宋骊珠的一言未了，人影晃动，兵器声震，不但执法堂的三十三家执事阴判卜通等霍地而起，连一统教的其余数十个教众，也各展身形作势腾身，把欧阳昭团团围住。

刀光剑影，劲风闷喝，一时剑拔弩张，眼见就将展开一场血拚。

欧阳昭虽然是艺高人胆大，但此时身在虎穴龙潭，百十个高手齐向自己动手，心中也不觉一震。

另一边的白衣追魂段冰蓉，与铁笔穷儒桑子修，固然是捏了一把冷汗，连五爪金龙岳麟这位老会首，也不由猛吃一惊，他一挥双手，对着一统教众大声道：“各位且慢动手！”

说完，一探身子，深深一揖，又向千手嫦娥宋骊珠道：“上禀副教主，区家扬有违忌禁，原应按律治罪，请念他护宝有功，又是初入本教未久，对教规不熟，宽恕一次。”

千手嫦娥宋骊珠面上隐怒未息，冷冷道：“老堂主，是不是因为区家扬乃是你引荐入教，与他讲情？”

五爪金龙岳麟的老脸一红，苦笑了笑道：“属下知罪，但拘魂使者区家扬功力还过得去，本教正在用人之际，因此，请副教主成全了他。”

岳麟的话虽然出于至诚，乃是一番好意，但听在心高气

傲的欧阳昭耳中，如何肯受这等卑躬折节之辞。

因此，他不等千手嫦娥宋骊珠开口，前跨两步，抢到五爪金龙岳麟身侧，震臂一拦，大声叫道：“老会首，你的好意，在下心感，求情讨饶的，我可全不承认，更不卖这笔穷账。这档子事，由我自己来了结。”

他更不等五爪金龙岳麟答话，一闪身，面对着一统教作势欲发的众人道：“来，来，来！你们奉命行事的，要抓我的上来。”

欧阳昭的目光如炬，分明是运功作势，一触即发，原本稍为缓和的气势，又复变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

五爪金龙岳麟这位和事佬，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眼见自己即将讨下来的人情，却被当时的欧阳昭重又挑起，不由气呼呼的道：“区家扬，你……”

欧阳昭此时已有破釜沉舟之想，也朗声道：“在下输命不输气，何况鹿死谁手，尚在未定之天。”

意料中，他这一发牛脾气，千手嫦娥宋骊珠必然是气恼交加，只要她一言半语，一统教的百十个高手，定然联手合击。

谁知她冷然一笑道：“嗯，气派不凡。”说完，竟自走下位来，慢条斯理地踱到欧阳昭的身前，淡淡地道：“区家扬，你是存心来伸量我柳暗花明庄来的吗？”

若是依着欧阳昭的性子，说不定会挺胸爽快地应承。但他一瞟眼，只见白衣追魂段冰蓉与桑师叔一齐对他使着眼色，只好应道：“并无此意。”

千手嫦娥宋骊珠螭首微摇，寒声道：“那却为何口口声声要与我一统教见个高下呢？”

欧阳昭也把头连摇几摇道：“事逼出此，何能怪我？”

“事逼出此，是谁逼你来？”

“就是你。”

“我？我怎样逼你？”

“奉命守楼，谨慎从事，不料……”

“你不该让人擅入藏珍楼。”

“我何尝让人擅入藏珍楼来，人家存心要来，我又不是孔明再世，焉能未卜先知，不让人家侵入。”

“就该鸣锣示警。”

“我守楼有责，动辄鸣锣示警，惊师动众，那就不用我守楼了。”

“哈，说得不错。”

千手嫦娥宋骊珠的粉面一寒，冷冷一笑，接着又道：“如此说，你已把来人生擒活捉住了。”

她这话自问是十分凌厉，少不得要欧阳昭心服口服，无言可对。

然而，欧阳昭是慧口灵心，绝顶聪明的人，怎会被她的这番话逼住。因此，他毫不思考，半点也不迟疑地道：“这在我来说，并非难事。”

千手嫦娥宋骊珠黛眉一掀道：“哦，人呢？”

欧阳昭闻言，斜眼对着她扫视了一下，斜跨两步，反而向一侧走去，口中却冷冷一笑道：“可惜那来人不听我的指使，一招之下，竟落荒而走，眼见被我追上，却又是你们的帮规不让我追了，否则，还怕不生擒活捉吗？”

“帮规不让你追？我们帮规怎会有这一条？”

“谁说没有？”

“你说说。”

“二大忌禁呀，来人跑入禁区……”

不等他的话说完，千手嫦娥宋骊珠的神情忽然一震，像是十分吃惊地道：“来人跑入竹林之后吗？”

她说话的神情分明是迫不及待，一副焦急之态，充满了两只杏眼之中。

欧阳昭心中不觉好笑，暗忖：你分明在竹林内瞧得清楚，为何又明知故问，假猩猩的，又在这儿卖什么关子。想着，不由微哂道：“呃，这又何必……”

千手嫦娥宋骊珠又抢着道：“喂，你为何不……”

“我为何不追是吗？”

“为何不鸣锣示警呢？”

“可惜追赶敌人，身上没有带着一面锣。”

他这话虽是顶撞宋骊珠，但是十分轻松滑稽，引得其余的人，全都想笑。

千手嫦娥宋骊珠不理睬这些，却上跨一步，逼向欧阳昭，大声娇叱道：“区家扬，你……”

“我说的是老实话。”

“我是问你，你追到竹林之内，可曾看见什么？”

欧阳昭更加不屑，心忖：不是见到了你那副迷人的样子了吗？怎么你又在这大庭广众之间装鬼做怪呢。

但他有意逗乐，道：“连个鬼也没见到，远远看到人家跑进了我不能去的禁区。”

千手嫦娥宋骊珠，仿佛安定了不少，态度也显然平静下来，缓缓地，像是对着欧阳昭说话，又像是自言自语，一步步走回位上，道：“哦！这难怪你，只是今后小心守护藏珍楼

也就是了。”

她这虎头蛇尾，令人难以揣摸的神态，不但欧阳昭如坠五里烟雾之中，连所有的大厅上人，也全觉得奇怪。

一时，大厅之上的百十个人，全被她这莫名其妙的神态给弄糊涂了，个个无声无息，空气变得沉寂异常。

千手嫦娥宋骊珠坐回公案，又幽幽地道：“区家扬，只要你不擅入禁区，纵然是藏珍楼出了岔子，本副教主也不追究。”说完，她挥了挥手，对着天心庄的四大弟子道：“把这小妖兰小玉的尸体给收拾了，各位安憩吧！”

她起身离位，不等一统教的教众行礼，竟自扭身向大厅后走去。

五爪金龙岳麟目送她走后，对着欧阳昭道：“区老弟，这是怎么一回事？”

欧阳昭更加不明白所以然，摇摇头道：“我哪知道一统教的事。”

铁笔穷儒桑子修生恐因此坏事，忙又开话头道：“家扬，你怎能顶撞老堂主，天色不早，回楼去吧。”说着，对着五爪金龙岳麟一拱手，也走了。

此时，大厅上的一统教众，已走了个干净，只剩下了两个人。

白衣追魂段冰蓉一见四下无人，对着欧阳昭道：“三弟，藏珍楼上究竟有何秘密！”

欧阳昭摇摇头道：“目前还不知道，依我看，秘密不在藏珍楼。”

“那在哪里？”

“说不定就在所谓禁地的竹林后面。”

“怎见得？”

“你没见到适才千手嫦娥的那副神气吗？”

“呃。你要随时小心，千万不能露出马脚。”

“大不了闹个天翻地覆，一统教中，高手也不过如此……”

“万万不可莽撞，等我与桑师叔商量后……”

白衣追魂段冰蓉一言未了，蓦然，巴答清脆的一声响亮，由大厅以外射进一缕黄黄的光芒，直落在欧阳昭立身不远的地面之上。

欧阳昭与段冰蓉同吃一惊，各展身形，不先不后，齐向大厅以外射出。

此时，天色欲曙未明。

空阶寂寞，那有半点人影。

欧阳昭返身回厅，查看地上，乃是一块极小的石子。

白衣追魂段冰蓉，面露忧虑之色，对欧阳昭低声道：“三弟，适才的话要是被一统教中人偷听去，就麻烦了。”

“依小弟之见，此人未必是一统教的人。”

“怎见得呢？”

“若是一统教的人，不会打草惊蛇。”

“那么这四面环水的柳暗花明庄，还有谁呢？”

“巢湖之中，除了我们之外，必有能人潜伏。”

“你的意思？”

“日间月亮门外，竹林之中的人，以及在藏珍楼接应双妖的黑影，必是一统教以外的另一高手。”

“如此说来，那是我们一线上的了。”

“是敌是友，目前尚在未定之天。”

“这就奇了，那会是谁？”

“一统教声势滔滔，来得突然，难免树敌。”

他俩人只顾凝神而谈，胡乱猜测，大厅外人影一闪。

欧阳昭此刻，提着精神，早已留心，沉声喝道：“什么人？”

“是我。”

语落人到，铁笔穷儒桑子修长衫飘飘，已到了他二人身侧，低声道：“贤侄，我看也许我等的行藏已被千手嫦娥宋骊珠窥破。”

白衣追魂段冰蓉大不为然，连连摇头道：“断然不会，从她重用三弟来看……”

欧阳昭忽然想起竹林之外追赶大妖兰小翠之时，遇见千手嫦娥宋骊珠的情景，也觉十分可疑，遂将当时情形，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铁笔穷儒桑子修听完，不觉眉头紧皱，沉吟片刻道：“果真如此，这就使人莫测高深了。”

三人又计议了一阵，不敢久停，各自分别。

却说欧阳昭别了铁笔穷儒桑子修与白衣追魂段冰蓉二人，折腾了一夜，人也真的困乏不堪。天色渐明，哪还有心安睡，就在床上跌坐运功将息。

谁知功运一周，忽觉灯光一晃，空气微动。

这要是换了常人，或者是修为有限的武林中人，再也不会知道。

然而，欧阳昭功力修为已到炉火纯青之境，而且又是在心神安定，万念俱无的运功之际，感应更加灵敏，慢说是灯火微动，就是蚊蝇飞过，也难以瞒他。

因此，他霍然而惊，坐姿不变，从床褥上虚空而起，整

个人落向门首，这份快劲，可说是笔墨无法形容。

但是，等他落在门首，放眼察看，不由暗叫了声惭愧。

原来那靠东侧的一扇窗子，不知何时打开，虚掩着的窗门，这时被清晨的晓风，吹得还在晃动。

欧阳昭深知有异，不暇细瞧，一震双臂，整个人像一只弩箭，平射着从那将可穿过一个人的窗口射出。

蓦然，白影一点，已远在十丈以外，直向竹林中落去。

“噫，我看你往哪里走。”欧阳昭既急又恼，挺身追去。

他的人将到竹林，忽听林内娇美的一声：“忘了禁地的限制吗？”话声虽然甜美，但语意隐含威胁。

欧阳昭心中一迟疑，人也不由自主地落在竹林边际，朗声道：“副教主还没安憩。”

竹林内毫无声息，仿佛无人一般。

“副教主，请出来，我有事相告。”

又是一片沉静。

“副教主，有奸细逃进竹林。”

哪有半点回音。

欧阳昭不由大奇，心忖：这话声的口音，分明是千手嫦娥宋骊珠，为何一连三问不听回答，难道她已发现了那点白影，坠下去了。

想着，正待一腾身射进林子。

不料竹林深处又是一声软语道：“休要鲁莽，快些儿回去。”

欧阳昭越发吃惊，不觉呆在竹林子以外，已发未起的势子，也只好停在一边，对着竹林发话之处发呆。

照情形看，自己的一言一动，都在别人明如观火之下，而

自己空自生着对眼睛，此刻岂不与盲人无异。

此人若要加害自己，那可说是易同反掌。

他想到这里，不由低声道：“你是何人？不是副教主？”
“此时不必多问。”

林子内这一次算是回答了话，但听声音，细微至极，奇怪的是，声音虽然十分细微，但字字明白清晰，如同在耳畔低语一般无二。

欧阳昭的判断。一是此人功力极高，所说言语，贯上内功修为，用细密传音的力道送出。此人必是绝世高手，功力登峰造极。

另一想法，此人对林子中的地形十分熟习，此时必然就在自己立身之处不远，因此既看得见自己，话音清楚低微，也就不足为奇了。

欧阳昭心中只管想着，人也就站在当地，像是发呆。

不料，竹林内，淡然一笑道：“唉，你发的什么呆？天色不久即将大明，休要替自己添烦恼。”

这席话更加模棱两可，不知是警告还是关怀。

然而，欧阳昭还是不放心，一闪身，竟从竹林之外一弹而起，直向林子内跃进，口中低声喝道：“少弄玄虚，我一定要与你对对盘。”话未落，他的人已穿进了林子深处。

“噫，这……”

白影一点，约莫在林荫深处微动即逝，好快的身法。

欧阳昭怎会服了，不问青红皂白，认准了方位，腾身追去。

这时虽已近黎明，但竹叶隐盖，密林遮挡，左弯右拐，哪里还看得见那点白影。

欧阳昭此时已由一探究竟的心情，变成被人捉弄的意气，一停四处游走的势子，口中怒道：“藏头露尾的，算什么人？再不露相，我可要得罪了。”说完，凝神谛听。

果然，先前语音又起，但听道：“快回房去，自然明白。”

欧阳昭哪里相信，盛怒道：“少玩花枪，我……”

“决不骗你，休要误了大事，快快回去，我也走了。”语落声渺，远远的竹叶声动，发话之人果似走了。

欧阳昭心知这白影不但功力浑厚，不在自己之下，而且对竹林的情形十分熟悉，再追也是徒然，只好腾身出林，返回自己的住处。

“啊呀！”欧阳昭由窗子内射回床前，不由失声叫了起来。

原来自己的床上，枕头下面，压着一页竹青花笺。

这分明是自己运功入神之际，被人做了手脚，怎不叫他大吃一惊呢。

意料中，自己警觉之际，来人不但入屋，而且居然在自己存身之处的咫尺之地，放下了这页花笺，自己一射离床，只顾四下打量，反而忽略了近身之处。

这一点不过因心理关系，却也不足为奇，奇的是，来人既能在自己枕畔放下花笺，自己的这条命，岂不是操在那人的手里。

这个脸，算是丢到家了。

欧阳昭一跺脚，无可奈何地拿起花笺，放眼瞧去。

但见那花笺之上，写着两行娟秀的行书，写着：“明晚月到中天，竹林原地一晤。”

短短的十二个字，没有下款。

这花笺之上，微微有一丝幽香，淡淡地散出，而字体娟

秀，分明出自女子手笔，尤其原地两字，必是指自己追赶大妖兰小翠遇见千手嫦娥宋骊珠之处。

欧阳昭这样一推想，这留笺之人，不是她还有哪个？

他又想：既是千手嫦娥宋骊珠，无论何事，当可大大方方明目张胆地为所欲为，那又何必故弄玄虚。

是试探我的功力？还是……

欧阳昭再也想不通这花笺的来历，更不知道这寄笺之人的真意何在。

忽然，庄内鼓声大作，一连三通，声震遐迩，远近可闻。

欧阳昭不明就理，将那页花笺朝贴身之处一塞，翻身出了房门，以为又发生了事故，就待向藏珍楼奔去。

天心庄的四大弟子连袂而至，其中之一陆元青大声喝道：“教主回庄，一众执事齐往正厅谒见。”

他四人说完之后，也不等欧阳昭答话，又叱喝着往别处去了。

欧阳昭心情一阵紧张，精神一震，不敢怠慢，径向正厅而去。

正厅上鸦雀无声，一统教中所有教众已雁翅般列在两侧，一个个肃静无声，毕恭毕敬，庄严肃穆。

他正待溜到铁笔穷儒桑子修的身侧，以便应付突然而发的事变。

厅外嗖嗖风响，黑影一闪，一个蒙面的魁梧汉子，率先泻了进来，身法之快，几乎使肉眼看不清楚。

凭他欧阳昭轻功如何之好，眼力如何之强，也自叹此人的功夫为自己出道以来所仅见，高不可测。

忽然，他心中一动，觉得这人的身法好生熟悉，怎会……